



从小喜欢书画,几十年来书画伴我成长,给我的生活带来的乐趣难以述说。书画给了人生多了一种闲趣,解我生活中的烦恼和寂寞,同样也给我增添生活的色彩,给了我知识。书画教我多读书,更多了解历史,这种乐趣并不是人人能有体会的。

### 乐在玩中

◆ 王人梁

我喜欢书画,通俗说就是喜欢玩,这和我收藏不搭界,因为我藏的书画都是自说自话,从不跟风,见好的便收之。玩,首先得是自己喜欢的,如此才能从中得到乐趣。喜好是随心而为的,千万不能用耳听,如自己不太喜欢有些画家的作品,无论其名气再大,一般来说我是不玩的,留着也无用,拿来换钱也不是我所为,因为自己不喜欢的,为了卖个好价钱,还要说其如何如何好,这种违心的事真心不愿做。

今见自己藏有一幅无款的旧画,极为喜欢,画中有青铜器立体拓片,大、小二帧,大的拓片上画牡丹,小的青铜器绘水仙,图一看便知为富贵神仙,加青铜器使画面充满吉祥之意,着色、用笔十分高雅,一看便知出自高人之手,懂行的人一便便知是谁人笔下之物。记得此画好像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次拍卖会上拍得,那一年是上海文物商店与大众拍卖行举行联合拍卖,此画由上海文物商店提供,因我喜欢便拍下了,有几位好心人对我说,此画虽好但无落款,增值难,我笑答我没有想到增值,看到此画好,我留着自己玩罢了,有无增值,就顺其自然,万事都想增值就不好玩了。

书画给人带来了最大的是文化和修养,其能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许多喜欢书画的人,都没有想到用其作为投资,却常常无心插柳而使自己的玩物在无意中增值。对于真正喜欢的人来,关心的不是增值,而是这一文化得到体现。钱和书画他们重视的是书画,而不是钱,书画能给人带来的是双重享受,钱却只能带来物质的享受,难以给人有一种知识文化的享受。也许有时也会拿物去换钱,借以提高自己生活中的物质享受,换去的肯定不是他们最喜欢的,除非只是生活所迫无奈为之。

## 《扶老携幼图》白玉牌

◆ 蒋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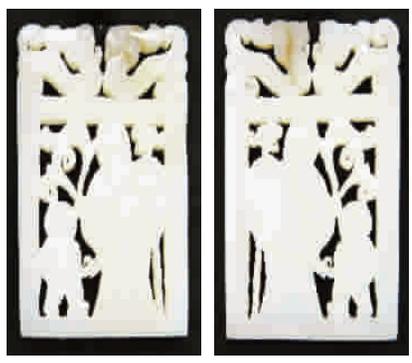
自今年7月1日起,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其中新增加了一款“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一条款引起了各界热烈的讨论。有人认为,在当今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的社会背景下,要求年轻人“常回家看看”是件难以实现的事。而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无论客观情况如何,将“常回家看看”的要求写进法律文本,无疑是体现了我们国家关怀老年人的一种人文意识。看到媒体的这些讨论,我不禁想起自己收藏的一块“扶老携幼”玉牌,感慨良多。

这是一块玉质洁白、油温润泽的和田白玉。长6.0厘米,宽4.0厘米。玉匠以极为细腻的拉丝工艺,在方寸之地雕琢出一老一少两个人物。老人拄拐杖,手牵一童子,童子也紧紧牵着老人的手,寸步不离。工匠以寥寥数笔的纹饰,雕琢

出一老一小笑脸盈盈的表情。细端详这块玉牌,我仿佛看到,在一个花从树荫的庭院中,爷孙俩在谈笑风生,悠然信步,尽享天伦。

玉牌自明清时盛行。从雕工纹饰来看,这块玉牌应是清中期的风格。一般而言,雕琢玉牌的玉质等级要高,少有瑕疵,而且多用和田白玉。尺寸比例一般在6×4厘米左右,据说这个比例是“黄金比例”,戴在身上不大不小。从雕琢手法来看,多以浅浮雕工艺。图案通常为文人诗画、吉祥口彩。这与明清以来崇尚文人雅士的超凡脱俗情怀和祈福求财的世俗观念有关。浅浮雕能将文人诗画和吉祥图案在这方寸之地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又不失玉石的温润质感。这种独特的表现手法,为玉牌赢得了“天下第一玉佩”的美誉。

然而,我收藏的这块玉牌有点独特,它一反浅浮雕的惯常工艺手



法,也不表现文人诗画和吉祥寓意,而是用简洁而又精湛的拉丝工艺表现一个民间崇尚的伦理道德。玩玉的人都知道,拉丝手法对玉匠的技术要求极高,需要在坚硬的玉石上先钻一个小孔,然后用一根线锯蘸上解玉砂慢慢磨成成型,形成两面相称的图形,俗称拉丝双面工。这种表现形式,多数用于雕琢玉片较薄的花草虫鱼,而用于雕琢玉牌却是为数不多。玩玉的人也都能感觉到,无论是文人诗画还是吉祥口彩题材,其实表现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感受。而这块玉牌所表

现的却是以他人作为着眼点的情感。以如此费功费时工艺雕琢出一个看似平凡却寓意深刻的画面,可见它曾经的主人和雕琢这块玉牌的玉匠,必定是一个尊老爱幼的人。其中蕴含的深深情怀,不禁让人感动。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玉的民族,尤其是在古人的眼里,玉石不仅仅是一块美石,玉器不仅仅是一件工艺品,而是伦理道德的载体。这种传统观念延续了数千年而发扬光大,我收藏的这块玉牌就是例证。稍有一点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孟子的一句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块玉牌将这句名言化为了生动的形象而流传后世。它告诫我们,尊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将这一传统美德镌刻在玉石上作为佩饰,它的意义不仅仅是让人佩戴在身上,而是铭记在心里。

但愿这块玉牌能感化现代的年轻人“常回家看看”。



夜奔,深山古寺;  
坐禅,一念三千;  
修行,石朽云荒;  
参悟,天地清明……

这是紫砂工艺大师吕俊杰的禅意系列新作《菩提》《百衲》的意境。相怜得莲,相偶得藕,最近他又潜心创作,推出第三款力

作《莲华》。

莲心清苦,藕丝细长。六界众生原本皆持孤明如灯的心灵,当释迦拈花,迦叶微笑的瞬间,能有多少生灵即时豁然、忘境忘心?吕俊杰深谙舍妄求真、舍染求净、离苦求寂的佛家主旨,以莲花入壶,扁腹壶体,如钵似磬;又如蒲团清坐,

## 相怜得莲相偶得藕

——吕俊杰新作《莲华》赏析

◆ 徐凤

佛道清幽。简素明式风格,洗练、质朴、收放自如。壶体下端虚实两线,阴阳交辉,乾坤若定。壶嘴蓄力上冲,刚柔重奏;壶把居高凭风,观莲无语。壶面丰腴,似朱宣丹颜,出神入化的紫砂绞泥,如泼墨丹青,幻真莫辨。自古莲影易写,莲魂难觅。吕氏家传绞泥,乃当今壶艺一绝。丝丝缕缕的线条,为精魂美魄所附,如驿路行者,昼夜苍茫;于游走中营造出一种娟细无尘的质朴清素,一种繁华消隐的云水襟怀。皈依之心虔诚,禅境兼工带写,仿佛白石老人简约苍虬笔意。莲影墨

韵,浮生般如梦似幻。十二颗纯金莲心,镶嵌于莲影之中。似偈语,浩淼三千;似佛心,诉说永生。莲蓬壶钮,取四十年紫砂老段泥,天工微雕,鉴寿山石刻,化玉雕丰韵。卷舒开合处,大匠见天真。莲蓬与莲影,若前世今生,相对无语而心心相惜。壶附两杯,若荷叶田田,听取蛙声一片。净几明窗,焚香煮茗,幸与高衲谈禅;豆棚菜圃,暖日和风,围炉畅叙人生;手执莲华,清风满怀。满天星斗是禅,潺潺流水是禅,采菊东篱是禅,悠然南山是禅。笃定大千世界,皆闻禅梵清音。

## 来自张謇故居的供器

◆ 蔡一宁

后世天子、诸侯的祖庙为“宗庙”,士大夫的祖庙为“家庙”。张謇家族地位显赫,在海门长乐镇老家已建有家庙。此东奥山庄的家庙为“支庙”。张謇在此曾写有“营室先成庙,蹇溪为荐毛”的联语,这可能与他欲在此养老有关。此后,其家之祭祀活动多在此进行。解放后,东奥山庄为部队所占,建筑也多有改建。

张謇是一个非常重视家教的人。在东奥山庄的受颐堂内悬挂着他所敬仰的李白、颜真卿、王安石、文天祥、范仲淹、包拯、范纯仁、孙文忠、文征明、杨涟、史可法、徐达、王守仁、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古人画像,其用意无非是鞭策全家,以这些古人为榜样,发奋进取。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近代中国杰出的爱国创新的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他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同治七年(1868年)考取秀才。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一甲第一名进士(状元)。他主张“实业救国”,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大中小学,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他为南通地方工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为中国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对振



重工业不要忘记张之洞,轻纺工业不要忘记张謇……”

张謇还是著名的收藏大家,中国人自办的、具有完整现代意义的第一个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的创始人。1905年,在设立国家博物馆的倡议迟迟不得回应的情况下,在南通濠河之滨荒凉之地,张謇以个人财力兴建了“南通博物苑”。他在世时曾不断地收藏文物,又不断地将所藏文物捐赠南通博物苑。藏品中有诸如明代刘世儒的《万斛清香图》、张翀的《钟馗移居图》、周瑛的《飞锡图》、李贽的《五松图》、顾颉华的《竹石图》、包壮行的《墨梅屏》、江鼎的《兰竹册》等传世精品,以及其他奇珍异宝。这些藏品充分体现了先生的桑梓之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达到了“以物传人”的目的。张謇的后人秉承先辈遗志,也多次将家传文物无偿地捐献给博物馆。张謇及其后人对于国家、社会、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对我们和后人有着深远的教育和启迪作用。现在“南通博物苑”和“张謇墓”经国务院批准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第36个“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抚摸着我国博物事业奠基者捧过的瓷碗,我的内心闪过一种莫名的冲动和欣慰,想象着它传达给我们的文化信息,追忆着风云历史留给后代的印迹,收藏遗存也许开始观照我们的心灵了……

兴中国民族工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53年,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在一次谈话时说:“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我们不要忘记四个人: